



品读经典  
支英琦专栏

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为大众报业集团社工委委员、高级记者,山东新闻大厦董事长。

# 山高水长共幽远

或许,戴进就是要用这样的笔墨,引领我们回溯时间的长河,再次陶醉于北宋山水的深邃幽远。

入秋的山野,远山近水,一派鸿蒙初开的澄静。

高耸的主峰,如剑似戟,直插入渺远的天宇。周围的峰峦,逶迤起伏,似乎在向主峰拱手揖拜。

近景的石板桥上,三头毛驴正慢慢走来,驴子的后面紧跟着两位行旅者,一人挑担,一人背筐,看他们负重缓行的样子,一定是跋山涉水走过了很远的山路。前面茂树间,有几间茅屋,店家和前面的旅人正在交谈,两个稚童正围坐嬉戏,一只小狗在院外逡巡。再往远处看,山道上,有人正牵驴上山,有人已挑担下山。山峦连接处,有城郭隐约于山岚间……

这是明朝戴进的《关山行旅图》。

戴进,字文进,号静庵,又号玉泉山人,是“浙派”的开创者。他的家乡钱塘,即南宋都城临

安。南宋时,画院极为兴盛,严整工致、盛传不衰的院体画必然对戴进的创作有所影响。戴进的画艺,很早就得到皇室的赏识,宣德年间,他被征召入京。但其高超的绘画技艺,使画院的画工产生了嫉妒之心。于是,他们向皇帝进谗言,使戴进未能成为宫廷画家。不过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戴进的作品少了纯粹院体的束缚,而呈现出工整与粗放两种风格,最终成为一代画风的开创者。

明代的二百余年间,皇室似乎不太喜欢“元四家”孤寂幽淡的画风,而是比较欣赏南宋院体画家的那种严整苍劲的风格。他们大力推崇李唐、刘松年、马远、夏圭。于是,延承李唐画风的“浙派”随之兴起。

不过,戴进并非完全师法马远、夏圭。就其作品的用笔、用墨以及布局来看,几乎融合

了前辈诸多山水画家的精髓。高峻的主山近李唐画法,近处的垒石如郭熙画法,劲直的松干仿刘松年画法,繁密苔点和树丛又取法盛懋。此画的构图布景,自远而近,自下而上,以自然生态体现画面的高远与深远之感。作品气势既雄伟又奇巧,物象既苍莽又润泽,体现出画家力图融南、北山水特色于一体,集阳刚、阴柔之美于一身的追求。

从戴进的画面上,已经看不出元代画家孤寂幽淡的风格,而是明显具有宋人山水的磅礴苍劲与工致严整。这样的山水,一点也不荒寂萧瑟,而是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活气息。

这样的山水,是可行可望、可居可游的。或许,戴进就是要用这样的笔墨,引领我们回溯时间的长河,再次陶醉于北宋山水的深邃幽远。



呼吸之间  
刘亚伟专栏



刘亚伟,笔名亚子,北师大研究生学历,原籍曲阜,下过乡,当过兵,资深报人,现为自由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
# 夏日,泉边河边

夏日酷暑,济南解放阁下的泉边河边是纳凉的好去处,晚饭后散步,常和老伴去那儿。

沿着东南角的下河沿石阶下到低处,未到河边,一阵凉气便迎面扑来,环绕周身,不由得精神一振。石阶右侧是泉水泳池,免费开放,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惠民工程。只不过看着里面那挨挨挤挤的人群,就让人没了下去一游的兴致。

清冽的泉水经过泳池北沿青石下落,形成一道小小的瀑布,倾泻进泳池北侧的人造沙滩。这里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乐园,在父母们的陪护下,他们一个个撅着小屁股戏水玩沙,玩得兴致盎然。

借步河边的木栈道,绕过人满为患的泉水泳池,走过充盈着孩子们尖锐欢叫的沙滩,钻过几个桥洞,沿着弯弯曲曲宽宽窄窄的护城河外河沿的小径,一路向北,沿途可见方亭、圆亭、水车、水磨,绿树浓荫、水草丰茂。在几处平坦宽敞的空地上,有人唱歌,有人跳舞,有人健身,多是老年人;偶尔也有

年轻男女,对对双双,在石凳上、河沿上相偕而坐,耳鬓厮磨,低声细语。

有老树不堪茂密巨大的树冠重负,歪向河中覆盖了多半河面,园林管理者不得不在河岸上竖起木架支撑,以免老树倒下,不想却成了一道难得的风景。常见有人在此借此景照相留念。河里有仿古式游船经过,船上桌椅茶水一应俱全,供游客沿河观光。

护城河在老东门处转弯向西,注入大明湖。游船至此,须进船闸,缘因河水高湖水低也。我和老伴一般是船闸处掉头,沿护城河内河沿折返。

此时夜色降临,照明灯、造景灯、岸界灯,在头顶上,在树丛里,在脚底下,在河水中,次第亮起,两岸景色顿时为之一变:灯火明暗处,对岸的树影、人影,河里的船影、水影,远处的桥影、楼影,以及它们映在河里的倒影,稀稀疏疏,高高低低,影影绰绰,虚实虚虚。偶尔有一条游船或无声或载乐驶过,水声汨汨,水色闪烁,一时间,竟让

这泉城夜色让他们大为震惊,说没想到中国北方还有如此美丽的城市。

人难以分清那晃动的是人?是船?还是树?抑或脚下的木栈道?

记得有一次外地几个朋友开车来济南游玩,晚饭后我们夫妇带他们在河边泉边游览,这泉城夜色让他们大为震惊,说没想到中国北方还有如此美丽的城市。

这条河里的水全都来自沿岸的泉群,据说,像这样全部由泉水喷涌灌注的河,在地球上尚属孤例。倘当真如此,真该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和世界文化遗产。

走累了,不妨趴在黑虎泉边或琵琶桥的石栏上,坐在河边、河中的亭子里,小憩一刻,听涌泉闹嚷嚷,看沿岸灯火明灭,河水闪烁,任由泉水冲击而起的阵阵凉气在周身缠绕,离开时用随身携带的容器灌满泉水带回家去,这真是泉城人才可以享受到的福气。

白天去河边,黑虎泉对过的白石泉又是一个好去处。环绕泉水的是大大小小一圈发白的石块,找一块平展圆滑的坐下,背靠泉水,面朝河水,把双脚伸进河里,一股凉爽劲儿顺着脚髁、双腿爬升上来,

通过小腹,渗进五脏六腑,最后抵达头部,让你全身凉爽透透。每逢周末人多,大多是大人带小孩来的,常常需要等座。孩子们不论大小,手上都有一杆水枪,伸进水里,汲满一管泉水,平端起来,对着前方河面,双手用力推挤,就有一条白线激射而出。人虽多,大家都很自觉,地上、石头上、水里,基本不留垃圾。洗脸洗手洗脚都在河水里,偶尔有人初来乍到不知规矩,在泉池里洗手洗脸,就有守在一旁的看泉人或吆喝或吹哨,及时提醒,那违规人闻听环顾四周,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猛然醒悟,羞红了脸。

虽然大家都懂得文明,虽然有清洁工人划船在河中不时地打捞污物,在边角旮旯处仍不免有残叶败枝水草藻等污物积聚。老伴说,再过几年退休之后,我就专门用竹竿做个网兜,来这里打捞河里的脏东西。我表示愿附骥尾。起身离开时,我顺手把早前离开的一位中年人丢下的一个烟头捡了起来。

江湖再见  
韩松落专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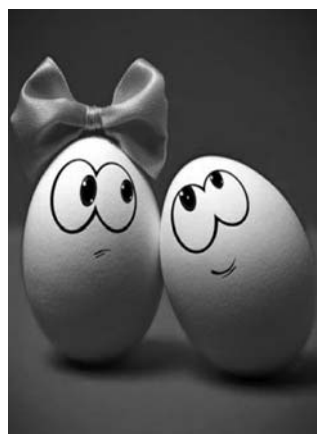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络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# 两个比一个好

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有首民谣,关键句子是:“两个比一个好。”张爱玲的《炎樱语录》里有更进一步的诠释:“两个头比一个好——在枕上。”

两个比一个好,在天上,在人间,在床上,在月下,在断背山上,在电影里。两个人才能跳探戈,两个人才有爱慕、冲突、离合、想念。而娱乐圈是最能体现“两个比一个好”法则的地方,不论是男女、男男、女女,一次看见两个,比较划算;不论是朋友、爱人、父女,一次看见两个,比较圆满。

洪天明婚宴上,陶大宇和郭可盈相遇,聊个不停,并将合影上传微博,惊醒所有梦中人。原来他们并没有在一起,他们的默契胶着,只是银幕上的幻觉。郭可盈入行第一部剧《Catwalk 俏佳人》是跟陶大宇合作,1995年到1997年间,三部《刑侦侦缉档案》,100集剧,两人分分合合,让所有观众习惯了他们在一起。十五年后,他们一番对谈,让



我们知道,他们曾经约看电影,却没有下文。

这对情侣的现状,让我们联想颇多——大卫·杜楚尼和吉莉·安德森竟然不是一对?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和凯特·温斯莱特凭什么

两个比一个好,在天上,在人间,在床上,在月下,在断背山上,在电影里。

不在一起?更别提梁朝伟和张曼玉,几乎是所有影迷的恨史。但有时,知己或许能比情侣做得更长久,遇到合拍但却差一点火候的人,或许可以压下自己的念头,只为多年后“深夜想起有你,能有一丝微微的酒意”。

两个比一个好,在银幕上。欧洲杯赛场上,吸引眼球的,不只有场上的比赛,还有观众席里,球员们的明星女友或者妻子们:皮克的女友夏奇拉,罗西基的老婆拉德卡·科库洛娃,卡西利亚斯的女友萨拉·卡波内罗,布冯的妻子阿莲娜·塞雷多娃……她们是场外的亮点。

美女配英雄,是想象中的情侣标配,从童话、神话、史诗的年代开始,人们就乐于进行这种配对,当然,这种配对,是符合生物法则的,而人类社会渐渐将这种规律扭曲,金钱替代了体力和外貌上的优势,成为择偶时优先权的来源。只有体育界和娱乐界,还能看到这种形貌

优秀的联合,尽管,他们其实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金钱和声名,只是,他们形貌上的优势,已经足以掩盖别的一切,让人们以为自己看到了较为纯粹的金童玉女之爱。

两个比一个好,在金童玉女形象中。

2008年7月,瑞奇·马丁告诉媒体,自己通过代孕母亲,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;2010年3月29日,38岁的瑞奇·马丁在Twitter上留言:“今天我接受了我我是同性恋的事实。”2011年11月2日,他发布了个人自传;2012年4月,他主演了在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剧《Evita》,稍后,他接受《GQ》采访,将自己现下的生活呈现在公众面前,两个儿子 Matteo 和 Valentino,以及伴侣 Carlos。他表示,这是他生命的新阶段,有了孩子之后,他连驾车的方式都改变了:“如果自己出现意外,孩子们怎么办?”

两个比一个好,不论衣柜之内,还是衣柜之外。